

一

重庆多山，多坳，多坡坡坎坎。陡斜的石阶、迂回的巷弄、仿佛垂直生长的楼宇——山城人一生的起伏，都在这上上下下的丈量之间。

在新旧层叠的城市里，总有一些路径被精心保留下来，成为阅读这座城的新线索。半山崖线步道便是这样一条新修却承接旧魂的脉络：它蜿蜒于现代楼群之侧，却固执地保留着山脊最原始的弧度，让寻常的 Citywalk 变成在时光断层里的穿行——一步是当下沸腾的城，一步是往事葱茏的山。

它是重庆献给行走者的温柔“跌宕”——它不在平地延伸，偏偏选择沿着山脊最嶙峋的曲线，在楼宇与悬崖之间，绣出一条青翠的缝合线。

它很长，全长 28.7 公里，从沙坪坝区开始，可以沿路走到渝中区朝天门。它串联起渝中区和沙坪坝区的虎头岩公园、佛图关公园、鹅岭公园、李子坝公园、平顶山文化公园等多个公园及 30 个文化资源点。它的诞生本身，便如同山城性格的注脚。

重庆没有一味忙着拓宽马路、推平山丘，而是小心翼翼地将那些崖线、碉堡、老树与防空洞，用一条步道重新织补起来。这不是征服山的工程，

而是与山共生的智慧——让现代人的脚步，重新感受古老山脊的脉搏；让城市的喘息，找到与嘉陵江风共鸣的节律。

于是，这段隐秘脉络，就这样被轻轻唤醒，成为悬浮在都市半空的绿色琴弦。

从虎头岩公园正门进入，西行不过 5 分钟，便可见楼宇在林梢间若隐若现。由此俯瞰，整齐茂密的高大林木层层叠叠，一路延伸至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檐下。80 多年前，人们称它为“红岩嘴”。1938 年，武汉告急，国民政府西迁重庆，中共中央南方局秘密进驻于此。次年，日军战机自武汉起飞，沿长江北岸俯冲而下，燃烧弹如暴雨般倾泻，重庆市中心陷入火海，苍坪街、大梁子等 19 条主要街道沦为火海。

那是重庆大轰炸中暗郁沉痛的记忆。

烽火逼人，南方局必须寻找更安全的所在。爱国实业家饶国模毅然站了出来，将土地与屋舍无偿献出。她是黄花岗烈士饶国梁的胞妹，也是当时重庆有名的女实业家。她亲手拆去竹篱，让八路军办事处的青砖房、南方局的机要室、战士们的练兵场，自然地生长在稻田与橘林之间。



▲半山崖线鹅岭栈桥游人如织

独爱

重庆半山崖线

(陈诚 / 摄)

那时敌机常来，可农场的菜畦总是绿的。饶国模带着家人，将新摘的青菜、刚腌的泡菜、热腾腾的苞谷粑，一筐一筐送往办事处。她甚至悄悄在农场里建起幼儿园，让战火中的孩童

仍拥有安稳的童年，被称为革命妈妈。风来云往，烽火往事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流淌，这家国之情至今仍如藤蔓般缠绕着这条步道，让人仿佛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呼吸上。

二

半山崖线上，有一处地方让我特别留意、钟爱——虎头岩社区食堂，亦是虎头岩老年食堂所在处。它静踞于此，平实、温润，褐色餐桌整齐排放，整整两面高墙的书架赫然醒目，还有若干一米来高的小型书架守卫在沙发边。这是渝中区图书馆精心布置的流动文库，层层叠叠的书籍让这个空间仿佛一只盛满文字的朴素陶罐，静待每一个路过的人前来汲取。

我最爱跑累了推门而入的刹那——山间的风还留在衣襟，而室内的安宁已如细浪般涌来。点一杯手冲咖啡，取一册书，在靠窗的位置坐下。窗外是虎头岩群峰拥抱，嘉陵江水波流动，窗内是书页翻动的沙沙声。木质长桌泛着温润的光，社区食堂的餐食简朴而妥帖，一碟青椒皮蛋、一碗豆花饭，家常味道里沉淀着山城本真的暖意。

光线被设计成懂事的客人——上午是东侧窗子滤进的、带着晨雾质感的柔光，下午则换成西侧斜阳，把书架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像是时间在缓慢踱步。老年人捧着《三国演义》回味，年轻人对着笔记本电脑低声讨论，孩子趴在绘本前用手指描画……人们

在这里以舒展的姿态存在着。

我常选一册宋词。当读到“山映斜阳天接水”时，抬头便见真实的斜阳正穿山而来，念及“夜阑风细得香迟”，崖畔的桂花恰好送来暗香。纸上意境与眼前实景相互印证，让人恍惚：穿越千年的词句，或许就是在这般山崖间写就的。

在这里阅读，与在寻常图书馆都不同。你分明坐在稳固的建筑里，却又仿佛悬浮于城市之上——脚下是数十米高的崖壁，头顶是流转的云。轻微的“悬空感”奇妙地解放了身心，日常的焦虑沉下去了，某种轻盈的澄明浮上来。

真正的安宁是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自己恰如其分的位置——就像这座食堂，它知晓山的重量，却选择以轻巧的方式，栖息在崖线边缘。

离去时总不舍。但我知道，这份由书香、山光与人间烟火共同酿造的宁静，已如一枚温润的书签，夹进生命的某一页。而那整面书墙的沉默馈赠，那碗热汤留在胃里的暖意，会陪着我继续走进山的更深处、城的更远方，在接下来的坡坡坎坎中，让我始终怀揣着一处悬于空中的、明亮的安宁。



▲从空中俯瞰鹅岭栈桥

(渝中区融媒体中心 / 供图)

三

半山崖线之美，在于动态，在于嘉陵江的风从千厮门方向吹来，裹挟着码头旧事与桥隧新声。一直向西能走到小龙坎，那里有可休闲宽心的平顶山公园，沿途还能看见江水温婉穿过楼宇。

向东行可至佛图关。岩壁上“江流千古”的刻字与步道新设的观景平台相映成趣，李子坝轻轨穿楼的热闹景象也尽收眼底，现代交通的韵律与古老山径的呼吸在此交会。

偶尔，我会在宽广的玻璃栈道上停留、观望，足下是嘉华大桥的车流光瀑奔腾，而更远处，红岩村大桥那抹炽烈的红，恰似一支穿越时空的巨笔。

黄昏渐浓时，步道上的灯次第亮起，如一条温润玉带缠绕山腰。这灯光设计得克制——不夺星光、不惊栖鸟，只为晚归的步行者点亮一盏恰到好处的温暖。远处北滨路的霓虹开始沸腾，而这里只有山风与脚步声。几个少年踩着滑板从我身边掠过，笑声惊起林间的宿鸟。

这一刻，半山崖线显露出它最本质的容颜：它不只是连接两端的通道，更是让时间显形的场所。在这条精心修复却又最大限度保留野趣的步道上，战争与和平、记忆与遗忘、山野与都市、积淀与焕新，全部失去界限，交融成嘉陵江上永恒的雾霭。

当货轮的汽笛从江心传来，当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波光里，这条悬浮在都市空中的绿线，测量着山的心跳，也测量着城的乡愁。每一个行走其上的人，都成了这

心跳的一部分，都在这上上下下的起伏中，找回属于山城人与悬崖共舞的从容。

在我眼中，半山崖线如同重庆这座立体城市的精妙隐喻。它没有夷平山的棱角以换取便利，也不甘于让山林在楼宇的包围中沦为孤岛。它选择了一条更为智慧的路：尊重每一道崖壁的走向，顺应每一处起伏，在嶙峋中寻找韵律，在落差里创造连接。

这种“共生”的智慧，在今日尤显珍贵。我们身处一个强调效率的世界，而半山崖线及其所代表的重庆，却坚定地告诉众人：起伏本身可以构成美学，陡峭之中方能孕育从容。它不通过消除障碍来抵达轻松，而是通过理解和拥抱障碍，来获得一种更深厚、更富弹性的自由。

这或许就是山城的慷慨赠礼。它不赠你平坦，而赠你风景；不赠你捷径，而赠你历程；在无法回避的陡峭人生中，它最终教会你的是与山崖共舞的从容，是在起伏中保持平衡的智慧，是在万千变化里，认出那些不变的山形、江声，与人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同样向往。

我继续向前走。风从身后推来，带着食堂残存的暖意和书页的沉香。我知道，这蜿蜒的微光将带我穿过更多的夜、更多的晨，更多的雾起与云开。而每一步、都将是与这座山城一次新的唱和——以我有限的足迹，押它无尽的韵脚；以我倏忽的此生，应它永恒的潮声。

(强雯)